

Robert A. Dahl 著
淦 克 超 譯

著 名 界 世

現代政治分析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名著

Robert A. Dahl 著
淦克超譯

現代政治分析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初版

世界
名著

現代政治分析

精裝基本定價 叁元柒角
平裝基本定價 貳元柒角

著者 Robert A. Dahl

譯者 滕立克

漢譯權所有人 國立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 吳開先

輔助機關

國家科學委員會

譯員

超館會先局局局書界世者：世者；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譯者序

「太陽底下無新事」，這話似真非真。月岩搬來地面，火箭橫渡太空，既非偶然，亦前此所未有，諸如此類，稱之爲新，似無不當。

新事物何由而來？簡言之，大約由於新方向、新方法、新工具、新角度、新分析，及或新綜合。就中分析之重要性尤爲顯明：如果不是由於三十年前，原子之分析成功，怎會有今天的核子動力，而邁進核子時代？

以言社會現象，「橫看成嶺側成峯」，這就構成分析之體系。近年來經濟分析、社會分析、歷史分析，有關論著已如雨後春筍，而政治分析於一九五〇年後纔算萌芽，一九六〇年後纔正式開展。不庸說，片段的或古舊的政治分析儘可遠紹旁搜，西歐則希臘羅馬，東亞則春秋戰國。特此間所處理的不是史的回溯，而是系統的政治分析：這是一項藝術，這是一門科學。

就藝術來說，那是發展較早的一面。舉例來說，諸葛亮的隆中對，純是一番精確的政治分析，與俾斯麥一度在國會的演說，指出德國不宜兩面作戰之基本國策，可謂異曲同工。

就科學來說，政治分析還是一門新近發展的科學，但已有系統處理的規模，更不乏新鮮豐富的內容。這方面的論著已多，所涉亦廣，但簡要精新，當推耶魯大學達爾教授的現代政治分析，一九七〇

年修正版。

以「現代」政治分析與一般政治學相較，略似現代物理學與古典物理學之比。古典物理學以牛頓定律爲皈依，現代物理學卻由愛因斯坦原理另闢方向。一般政治學大都因襲古舊概念，例如附和「人是政治的動物」，比而同之，不問青黃；診斷既疏，處方可想。政治分析則分政治人爲四類——無政治層、政治層、權力尋求者，與有權力者——便已稍符實情，較近真相了。固然，如此區分未必即係定論，儘可試事再分，另行調整，但達爾此書已在方向及方法上，顯示新展望，及開闢新境界了。

民國六十年七月五日，於臺北。

原序

有許多熱心家——讀者會發現——顯然相信：關於政治之最大部分的（倘非全部的）重要知識，可以在單一書冊的兩個封面裏找到——或者至少在單一的著作家的全集裏找到。倘若你研究某作家較深，你的熱心家會說，你將發現他告訴你一切。你的熱心家的哲人很像是某一偉大名字：柏拉圖，或者亞里士多德，或者馬基雅弗利，或者馬克斯。但是在這方面，哲人或者變了某位前任體育版評論家，現在的政治玄談家了。因為令人煩惱的事實是，沒有人曾經夠聰明，能貢獻些比所知道關於政治之零頭碎片爲多的。這至少是我所相信的。

我們的熱心家有一位表弟，堅持凡是重要的事情一一皆經前人的偉大著作中說過的，好像智慧必然是上了年紀的，就像酒一樣越陳越香。可是你不妨在那些偉大著作中儘量費時費力去找，我確信你不會找到，關於現代政黨之運用、美國國會、蘇俄政治體系，以及數不清的其他論題，有如你在晚近的研究中這麼多的。

因爲政治制度是變動的。現代民主政治並非無異於雅典的政治體系或羅馬共和國的。又政治之研究亦是，在某項範圍內，累積的。實在說，在若干論題上，知識幾乎逐年增加。如果有人要問，「我怎樣研究那些人們參加政治最多，又其故安在？」我就要勸他從這方面的最近研究着手，然後向早

期回溯。我深深懷疑，究竟他會不會從亞里士多德、盧梭，或聯邦論叢 *Federalist Papers*，得到許多幫助。

不過依我看來，要說除較晚近的著作外，便發現不了多大知識，亦是同等的驕傲。晚近的研究時常幫助我們對於事實問題，贏得較佳的判斷——而任何人之輕視事實的，最好忘記研究政治。二千五百年來對政治之專心研究，當已產生了許多似真的假設，但不幸有矛盾的，每一項假設都有共同感來強烈支持，祇要我們固守較舊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一直爭辯到世界之末日的。所幸新的研究或分析之方法有時幫助我們解決此類問題。可是全部問題並沒有解決，大約永不會得解決的。過去最深奧的著作中的最佳的，縱令係最遙遠的，亦使我們瞭解這些未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那些著作贈送我們以創造的心理之最佳的果實，為達到答案而奮鬥的。今天我們還沒知道那麼多，使我們可以漠視這較古老的智慧的。

現在，你問及，這些評論與一本現代政治分析之書何關？這個：就像本叢書而此書係其中之一的，此書並不擬冒昧告訴你，以你所需知道關於政治之一切。本書的旨趣不奢，卻較為現實；要裝備你以若干概念、觀念，及分析的工具——古代的或晚近的，任憑那一項似乎更佳的——使你今後具有較多的才能，俾可在一套民主政體內，從事一項終身職業：政治之分析。

許多作家有機會修改一本書時，每以發現不需多作改寫為慰。此書再版時，我卻已從一個不同的源流得到滿意。因為我已經發現，比我原來着手此項工作所想要改動的為多。改變之必要，不僅因為

我對若干問題已經改變觀念，不僅因為初版有笨拙及模糊的語句須經重寫，但亦——而這是改變之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自初版原稿畢事以後，許多新鮮而適切的材料已經在短期內出現了。本書之需修正，我以為，亦證明現代政治學之生氣蓬勃。

除感謝許多學者，其工作使這樣的一本書出現有可能以外——祇幾位已徵引於書中——我亦應該承認得助於對初版給予批評者。我更感謝對再版稿件閱過而評論過的，包括耶魯大學中我的幾個研究生。最後我要謝謝莫瑟利太太的打字及編輯上的協助，還有普倫第斯——賀爾公司的雅布魯君的審慎而聰明的編輯工作。

達爾 Robert A. Dahl，紐海芬，一九六九

目 錄

第一章 幾個不可避免的政治問題	一
第二章 何謂政治	五
政治面之性質	五
政治之普在	八
定義與經驗主義的命題	一〇
第三章 權力、影響力、權威	一一〇
權力——影響力——權威之許多面	一四
比較影響力之五種方式	一九
影響力之領域與範圍	四〇
對明白表示的影響力之觀察	四二
潛在的影響力與明白表示的影響力	四五
影響力、權力、權威、強制	五一

第四章 政治體系間的類似性

五七

政治資源之控制不均勻。.....五九

政治的影響力之追求。.....六一

政治影響力之分配不均勻。.....六二

相衝突的宗旨之追求與決定。.....六二

合法性質之取得。.....六五

一套觀念型態之發展。.....六八

其他政治體系之影響。.....六八

變化之不可避免。.....七二

政治體系間的差異。.....七五

到現在之途徑。.....八三

「現代性」之程度。.....八三

政治的資源及技能之分配。.....八四

裂痕與融洽。.....八四

衝突之劇烈性。.....八七

分享與行使權力的制度。.....八九

第六章 政治的衝突、強制，與民主的政府

九五

強制以外的選擇式。

九六

爲分享與行使權力的各種制度。

一〇〇

和平解決與多頭政體之各種制度。

一〇〇

次一階段？

一一九

第七章 政治人……

無政治層。

一二三

政治層。

一三四

權力尋求者。

一三六

有權力者。

一四四

政治人之形形色色。

一四七

第八章 政治評價……

政治評價中的主要元素

一五九

確實性之問題

一六五

探討與決策之戰略

一七二

進一步的探險……

第一章 幾個不可避免的政治問題

沒有人完全處於某種政治體系以外的，不論他高興與否。一位公民在一個國家、市鎮、學校、教會、商號、工會、俱樂部、政黨、公民協會裏，以及一連串的其他組織之管理，自聯合國以至家長會，處處都遭逢政治。政治乃是人類生存之不可避免的事實之一。人人都於某一時期，以某一方式，涉及某一種類的政治體系。

倘若政治係不可避免的，政治之後果亦如此。這論調在從前可能被一笑置之，視為修辭的藻飾，但在今天確是一項駭人的、殘忍的、顯而易見的事實。因為人類究竟將被炸為煙塵與否，或政治的安排將可達成，使人類得以生存與否，現時正取決於政治及政客們。

為什麼作政治分析呢？對於這個問題之答案是再明白不過的——至少我覺得如此。有些人士也許願意以純粹置身事外及深思默想的方式，來研究政治；不錯，儘有許多領域，經旁搜遠紹，所獲得的報酬較豐的。但為增進個人作政治分析之技能，其最要緊的理由如下：政治分析有助於個人瞭解其所處的世界，對於所面臨的各種選擇作較聰明的選擇，而影響於一切政治體系之或大或小的變化，那些變化乃是政治體系所固有的。

在政治方面，亦如在其他範圍，行動聰明些，個人便需仔細考慮他的目標，如何以最少的代價，

獲致儘多的成就。

那麼，政治分析究係一門科學，抑係一種藝術呢？我相信兩者都是。就政治分析之許多性質最容易從個人業已精於此道者的監督下之實務及訓練來獲得，它就是一項藝術。當政治學者們藉精細的觀察、分類，及較量，把經驗之資料，來與他們的一般化及原理，作審慎的印證，那麼，政治分析在方法上便是科學的。倘若這種方法果然產生了經過測驗的命題之具有廣泛的一般性的，那麼，政治分析在結果上可以視為科學的。政治分析究應當作藝術或科學到什麼程度，乃是當代政治學人熱烈爭辯的題目。

分析政治之技能並不同於實際從事政治之技能。有時兩者竟不同路。麥迪遜在美國制憲會議中的演詞，及其在聯邦主義者 *The Federalist* | 書中的文章多篇，顯示其為一位聰明的政治分析家，乃當時美國所稀有的；可是一經秉政，他祇是一位庸才總統。比彙而觀，充為政治領袖及「四任」總統的羅斯福則技能高強、眼光犀銳，更巧智多方；可是我們不能在他的動人的文告、公牘，及私函中，發現他自行分析他如何當總統的，略似學者們後來所作的幾項研究一樣有效。又縱令羅斯福曾經嘗試說明他是如何作為的，他的說明會成功嗎？熟練的藝術家往往不能說明，他所作的何以作的那麼好，及如何作的那樣好。

有的時候，實際從政之技能確與政治分析之技能攜手並進。威爾遜未從政時，原是一位歷史家及政治學者。議會政治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 書係他一八八四年寫的，他那時僅二十八歲，

這書在幾近一世紀後，仍為人們廣泛閱讀。任新澤西州州長以及後來任總統時，威氏亦顯露為一位政治實行家，有其高度技巧——直至他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內，「反對黨」對他的目標之反對，引起他個性之幾點之披露，嚴重損害了他的政治家之技能。尤有進者，每一位熟練的政治實行家必須有些政治分析之能力，縱令他也許不能說明他所知道的。現代國家政治及國際政治之益趨複雜，就要求政治首領們之分析本領有相應的增加。舊式的幫忙拉票的小政客，其政治知識係狹窄的而囿於小範圍的，漸從美國政治消失了，部分原因係他顯出一副狼狽相，於一個原子能及人造衛星時期之複雜問題之背景下。

政治必然是一套古舊而普遍的經驗，政治分析之藝術及科學已經在地球上許多區域，發展了數千年。政治分析已經特別繁榮於一切文化中之已承受古代民族之龐大遺產的，那民族之人數不多而影響偉大的，基督時代以前的希臘人。像許多其他的藝術與科學一樣，政治分析於二千五百年前，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之訓導下，已經在希臘人民中，完成其超級的辯析巧智。自從他們的時代以來，西方文明之每一時期總供備幾位偉大的政治學者，試事答覆若干根本問題的。

事實上，說來並非誇張的是：一切偉大的政治理論家，其作品使我們今天感興趣的，已經詢問了非常雷同的問題，關於政治的。在這些一般性質的問題中，其最重要的（以及若干特殊問題，政治分析家或需尋求詳細解答的）就是左列的：

(一)何謂政治？我們如何區別政治與人生之其他方面？（第二章。）例如：一個工會是否為一套

「政治的」體系呢？一個家族是否呢？一所大學是否呢？

(1) 政治體系中的權力與權威之任務為何？(第三章。) 例如：美國有一個「統御的中堅」“ruling elite”嗎？有一個「門閥」“Establishment”嗎？有一套「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嗎？有一套「白權結構」“white power structure”嗎？

(2) 政治體系有那些是彼此共同的？在那些方面，政治體系彼此互異呢？(第四章及第五章。) 例如：政治不平等是否為一切政治體系中的人生之一項不可避免的事實呢？

為什麼條件造成穩定、變化，或革命，於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呢？倘為維持和平及避免暴亂，所需要的是什麼？一套穩定的民主政治，其先決條件是什麼？(第六章。) 例如：民主政府如何能在新興國家中成功，倘若能有些成功，迅速的經濟發展會幫助民主政府防止這些國家中的革命嗎？

(3) 人們如何在政治中行動的？政治人 *Homo politicus-political man* 的特色是什麼？(第七章。) 例如：從事政治者都是以尋求權力為主的嗎？

(4) 那一種類的政治體系最佳？我們如何能夠對不同的政治體系評價？(第八章。) 例如：美國人能否說得出他們的普遍信仰之道理，就是，何以民主政治係最佳的政治體系呢？

這些問題都是人生之最持續的問題，像兒童讀物一樣簡單：容易提出，卻難以作答的。本書並不供備答案。反之，它提供你所需要的幾項工具，藉以循精明的方式，尋出答案。

第二章 何謂政治

政治面之性質

人類社會之政治面有以別於其他方面的是什麼？一套政治體系之特性，譬如說，異於一套經濟體系的是什麼？雖則政治學者對於這些問題，從來沒有大家完全一致同意的答案，他們卻趨向同意於若干關鍵性的論點。大約沒有人會對那個觀念——一套政治體系就是政治關係之一個模型提出爭辯的。但是一套政治關係是什麼？

在這問題上，亦如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個重要的（雖則並不是永遠完全明白的）出發點就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約於紀年前三三五至三三二年間寫的）。在他的政治學首卷中，亞里士多德一方面駁斥那些人們之認為各種權威係同一的，一方面尋求把一個政治組合（或城市）中的政治領袖之權威，區別於其他型式的權威，例如主之於僕，夫之於妻，以及父母之於子女。

可是亞里士多德認為當然是，一個政治組合至少有一方面是權威或統御之存在。不錯，亞里士多德下「城市或政治組合之定義，為最高無上而又無所不包的組合」；更下「政體之定義，為一個城市之組織，涉及於它的一般設官分職的，尤涉及那特殊官職之組織，在一切問題中至高無上的。」亞里士多

德的準則之用於把政體分類的，就是最後的權威或統御所在之那一部份的公民集團。

自亞里士多德的時期以來，這觀念已

廣泛為人們所接受，認為一種政治關係總涉及權威、統御，或權力。舉例來說，最有影響力的現代社會科學家之一，德國學者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曾斷稱一項組合應被稱為政治的，「倘若它的命令之施行，繼續不斷的由行政幕僚藉武力之應用及威脅在一個既定的領土內行使。」因此，雖則韋伯着重一個政治組合之領土方面，他亦像亞里士多德一樣，列出權威或統御之一種關係乃是那組合的主要特性之一。

再舉一個最近的例，一位主要的當代政治學者拉斯威 Harold Lasswell 下政治學之定義，為「一項經驗主義的學科

圖一

